

革命故事集



中共远安县委宣传部 编印
远安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热 土
革 命 故 事 集

中共远安县委宣传部
远安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

编辑者：中共远安县委宣传部
远安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印刷者：远安县印刷厂
准印证：（1997）鄂宜市图内字第42号

工本费：5元

《热土》编辑委员会

顾问：郑超 杨元堂 李泽泉 王其刚 翟德益 张昌慧

主任：吴康年

副主任：廖宗祥 刘建全 罗发教

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大珍 王明龙 王培莲 王友元 王于林 傅家兰

张进扩 张宏潮 张自国 郭玉华 徐光斌 秦朝鲁

高正权 龚运平 黄继平 曾令家 谭思海

主编：刘建全

副主编：彭善梁

美术：冯发亮

会员委员会《热土》

序

郑超

无数革命先烈的英勇壮举和崇高精神，像划破时代夜空的闪电，像矗立世纪海岸的灯塔，让千千万万的后来者为之呐喊激动，从而去努力创造出新的历史和未来，为此，我们把这本远安革命故事集《热土》献给你，把这方热土上沉甸甸的历史献给你。

远安是老区，她和中国革命的脉搏同时跳动，成千上万的远安人民前赴后继，百折不挠，为祖国的解放事业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付出了沉重的牺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而诞生和造就了一大批革命骄子，涌现了诉说不尽的革命事迹。

在这方一千七百多平方公里的热土上，曾经诞生过宜昌范围内第一个反帝反封建的群众组织——五县边界乡俗改良委员会；第一个党支部——中共远安县支部干事会；第一个部委——中共远安县部委；第一个由我党帮助组建的国民党县党部；第一个农民自卫团；第一个秋收暴动——瓦仓起义；第一个工农政权——瓦仓区工农革命政府；第一支脱产的地方武装——鄂西挺进大队；第一个游击区和最早解放县……

在这方热土上，有两千多位革命者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面对屠刀，陈海涛在衬衣上写下“革命到底，志士仁人”八个血字，从容走向刑场；李时鲜、汪效禹机智勇敢，组织瓦

仓起义，打响鄂西武装斗争的第一枪；儿童团长吴永德人小志高，宁死不屈，年仅十二岁便惨遭屠杀，他永远是我们少年儿童的光辉旗帜；佩剑将军何基沣身临前敌，一面抗击数万日本侵略者，一面同内部军统特务作斗争；救亡青年贺小先生被捕入狱，接受党的指示，巧施离间计，制造出震动朝野的“远安奸党案”……

荆山丛中的红杜鹃，见证着革命者的生与死；日夜不息的沮、漳河，流淌着远安人的血和泪。山岗上猎猎的红旗，田野间呐喊的民众，街头小巷的飞行聚会，岩洞老屋的秘密策划，深山密林的急行军……每一片草木，都会记住一串可歌可泣的故事；每一条小路，都能说出一串闪光的名字。我们不会忘记，她们也不会忘记。我们共同为这曾经有过的历史而骄傲，而自豪。

所以，《热土》的出版，对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弘扬社会主义的主旋律，发扬革命优良传统，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热土》中的故事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自中国共产党诞生至共和国建立这一时期内革命先辈的战斗生活片断，具有鲜明的思想性、深刻的教育性和可靠的史料性，相信你一册在手，会倍感新鲜、倍感亲切的。尤其是对青年学生来说，这无疑是一本有益的读物，是一份珍贵的乡土教材。

而今国家兴旺强盛，香港回归普天同庆，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形势喜人。《热土》将更加闪耀着启迪心智的光芒，激励当代人们开拓进取，再创辉煌。

目 录

序.....	郑超
陈海涛的故事.....	李继尧(1)
张汉千卖谷买枪.....	胡延雄(9)
沮水风暴.....	彭善梁(12)
梁子厚抢尸还葬.....	胡延雄(22)
小英雄吴永德.....	李祖德(26)
荞麦寨的战斗.....	宋发刚(82)
大闹三月三.....	良言(87)
重建独立团.....	刘真(42)
何基沔将军在远安.....	山林(62)
扑朔迷离奸党案.....	彭善梁(98)
板田娶亲.....	曾祥生(119)
智夺鬼子枪.....	徐光培(125)
沮漳英杰.....	徐冠军(128)
张代瑾的故事.....	李继尧(136)
山巴佬闹洋坪.....	杨守庭(142)
“三边”风云录.....	刘定元(155)

陈海涛的故事

· 李继尧 ·

一把火烧红远安县 陈海涛首任县委书记

1925年9月初，正是包谷满浆谷子散籽之时。陈海涛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结业回远安。他头戴草帽，身背行李，脚穿草鞋，年方二十四的他，青春正旺，两脚呼呼生风，巴不得一脚迈到家。因为他想念他的父母妻子，更牵挂受苦受难的父老乡亲。

近三个月的学习使他大开眼界，认识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他因在学习期间品学兼优，被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此次，他是以湖北省农民运动特派员身份回县的。

同他一起学习结业回县的还有远安高小老师梁子厚，荆门龙泉中学老师张汉千。

夕阳依山，他回到他的家——魏家岗。同家人欢聚一堂，畅谈通宵，第二天就到县立高小去上班。

远安县立高级小学在县城的北面，陈海涛走马上任，立即着手发展党的组织。他知道，要领导好农民运动，必须首先发

展党员，创建党的组织。9月底，远安县第一个党支部成立了，陈海涛当选为支部书记。

从此，陈海涛更忙，经常回家串连发动，向家乡父老宣传农民要起来革命的道理。党组织得到进一步壮大。陈海涛的家乡南乡（现在的花林寺镇）闹起来了，革命之火烧红了远安南乡。陈海涛兴奋不已，对未来充满着希望。

1926年春，湖北省派邱宗鼎出任远安县县长。此人深明革命大理，拥护工农革命运动，他到差后就拜会了一时声名大振的陈海涛，交谈中邱宗鼎一再称赞陈海涛年轻有为，国之栋梁。此时国共合作准备北伐，全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邱陈两人商量在东门书院召开有2000多人参加的各界人士代表会，会上宣布成立了国民党远安县党部，陈海涛被选为主席，共产党员张汉千、叶发秀被选为副主席。于是，农民革命的烈火烧遍全县。

不久，当阳李超然的军队为迎接北伐军，消灭北洋军阀的后方势力，举行了当阳城关起义。陈海涛闻讯后，带着南乡农民精干武装赶到当阳，参加了起义，活捉了军阀县长程国藩，游斗了一批土豪劣绅，当阳城关农民扬眉吐气，陈海涛由此想到了自己的故乡，便走到李超然身边拱手道：

“阁下此举成功，为国为民建奇功，鄙人钦佩，恭贺恭贺！可是，我们远安现在还受着北洋军阀反动势力之害，他们横征暴敛，远安民不聊生，我以省特派员身份恭请贵军开赴远安除奸安民！”

李超然低头沉吟片刻，抬头答道：“好好！当阳远安山水相连，桑梓情深，我们理当相助。”

当夜，李超然带一营士兵，随陈海涛赶到远安城。次日凌晨已将远安城团团围住。李、陈商议先礼后兵，采取政治攻

势，劝守城北洋军之士兵缴械投降。陈海涛一方面安排人到城内张贴“打倒北洋军伐！”“欢呼北伐军的胜利，欢迎北伐军来远安！”的标语，另一方面，他自己亲自向守城北洋军喊话：“弟兄们，我们都是受苦人啦，你们受蒙蔽，现在你们被围住了，只有缴械投降才是唯一的出路。”结果未放一枪一炮，守城官兵都缴械投了降。消灭了北洋军阀在远安的驻军，吓跑了军阀县长周煜，全城人民欢欣鼓舞，陈海涛的名声更加显赫。

这年9月，他在家乡召开了四千多人的群众大会，宣传“要革命就要建立农民武装”的思想，群众欢呼雀跃，青年农民还举起了他们带来的大刀、土铳和长矛。

会上成立了南乡自卫团，下设五个中队，每个中队设三个分队。这是全县第一个农民自卫团。

随后四乡都建起了农民自卫团，共有队员一千余人。这支队伍使土豪劣绅闻风丧胆，劳苦大众扬眉吐气，全县农民革命之火越烧越旺。

陈海涛1925年9月从广州回远安，经过一年的努力，到1926年9月，全县农民运动热火朝天，10月，根据上级党的指示，成立了中共远安县部委员会（1927年7月改为中共远安县委），陈海涛任委员会书记。陈海涛便成了中共远安县委员会的第一任书记。

曹久安叛变害义弟 陈海涛被捕坐轿归

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叛变革命，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下令捕杀共产党。这年10月，中共远安县委书记陈海涛根据上级指示，暂时转移隐蔽。陈海涛辞别同志和父

老，孑身远走河南开封，通过远安县前任县长胡龙章介绍，送入冯玉祥部当了一名宣传干事。

1928年6月，陈寄家信一封，要双亲大人免除牵挂。其父陈春亭看后将信夹于医书中。几日后陈春亭到宜昌分乡出诊，有义子曹久安随从，陈在翻医书时不慎将书信掉在地上，被义子曹久安看见。这时，国民党已在通缉共产党人，春亭告诫曹久安说：“你跟海涛是兄弟，定要谨慎，不然会人头落地。”久安说：“爹呀，我不是三岁两岁，决不会害人害己。”

两月后，曹久安在雷打岩被捕。曹一进牢房就被打了五十大板，随后县长张继华提问，曹久安吓得魂不附体，便向张继华透露了陈海涛的去处。张继华如获至宝，迅速布置逮捕陈海涛，他一方面向省发函通报求偿，一方面派出县保安团中队长黄正贵等四人，扮成商贩，身藏伪造的陈家急信前往开封，找到了陈海涛。黄说他是来开封卖丝的，路过陈家门，家父病重托他带书信一封。黄随即掏出伪造书信递与陈海涛，海涛念父心切，竟泪流满面，黄乘机进言：“远安‘清乡’风已过，你应当回去看看。”陈海涛是个孝子，念父病切切，便请假返里。

黄正贵等称丝货已卖完，便与陈海涛一同归乡。当走到当阳黄牯滩时，陈海涛猛发觉情形不对，正准备逃跑时，黄正贵先发制人，大吼：“跟我将他捆起来！”随行三人一齐拥上，陈与他们乱打乱拚。终因寡不敌众，被他们一伙暴徒打得气息奄奄，然后用绳索捆了陈的双手，并用铁丝穿了海涛的锁子骨。血从肩上涌出，湿了他的衣衫，但他一声不吭，怒目而视众暴徒。然后就地坐下，昂首挺胸。黄正贵喊他起来走，他怒火中烧，大声吼道：“你要捉老子可以明着来，为何偷偷地

干？！”

黄说：“明着来，暗地来都一样，反正你现在是犯人。”

陈：“你们是小人，流氓！你们卑鄙，下流！人民不会饶恕你们的！”

黄正贵软硬兼施，陈海涛就是不从。

众暴徒说：“不走，我们把他拖回去！”

陈海涛说：“老子今天要坐轿子，你们要活的回去就得抬。”

黄正贵被整得精疲力竭，只好请人抬陈海涛回远安。

受酷刑坚贞不屈 斥顽敌鬼神皆惊

陈海涛被诱捕关进监牢，戴上30斤重的铁镣。这是1928年11月。

他是当时县里的重要案犯，住的是单人牢。屋内窄、暗，地上只几把稻草和一条板凳，尿臭和霉臭气熏得人头昏脑胀。他躺在草上，锁骨红肿疼痛钻心，全身散了架，唯思绪之火甚旺。他想到他爹为子女操劳，老二陈自明读龙泉中学时病死，父亲叫他顶名续读，他因此读完了中学又考入武昌崇实中学，一直没给父亲分劳分忧；他牵挂几个儿子，如今都还很小，谁来抚养成人；他想到同志们，这次肯定要遭祸殃，现在还有几个在人间……

他几乎一夜没合眼。第二天反动县长张继华急匆匆跑来提审。先吩咐衙役打他五十板，陈海涛一上堂，衙役们就把他按倒在地重打五十板，堂上一阵沉重的棍声，陈咬紧牙关，一声不吭，只打得他屁股双腿血肉开花鲜血直流，几次昏了过去。五十大板打过，他却一下站了起来，双目如剑怒视坐堂的张继

华，张手慌脚乱“呃呃……”语塞。

海涛上前几步指着张的鼻子：“我问你，孙中山奉行的是三民主义，你们这是什么主义？为何这样残忍！”“啪！”陈一拍桌子，张被吓得一跳。

张问：“杀周煜是谁指挥的？”

陈：“是我指挥的又怎样？！杀一个血债累累横征暴敛人人喊打的军阀走狗贪官污吏难道错了吗？！”

张继华张口结舌，暴跳如雷：“你、你你，给我跪下！”

陈海涛压低嗓子，用眼斜着他：“给你跪下？你是什么东西？！”

张继华头冒冷汗，浑身发抖，大吼：“把他押下去！”

陈海涛凛然正义，大堂上威武不屈，痛斥顽敌，提审无结果，只好用酷刑来摧残他，让他“坐老虎凳”、“鼻子喝水”、“猴儿板桩”、“跪红炼”等，整得他死去活来，遍身鳞伤，可他一字不吐，一声不吭。

过了十几天，张继华继续提审陈海涛。大堂之上气氛紧张。陈一上堂用眼盯了一下张，轻蔑地说：“又是你，你没资格坐在上面审问我！”

张大吼：“胡说！快把你的共党罪恶好生交待！”

陈向前两步，怒目而视：“我有什么罪恶？”“呸！”他将受刑后的满口鲜血吐到张继华脸上：“有罪的是你们，你们背叛革命，横征暴敛，使民不聊生，国不堪国，社会黑暗，田园荒芜，你们大肆捕杀和残害我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你们才罪恶如山！”

张继华一脸血污，他抹也抹不掉，慌忙退堂，溜之大吉。

妻儿探监听忠言 英勇就义动河山

陈海涛牢狱生活两月来，受尽了酷刑的摧残和折磨，他始终保持满腔正气，一身铁骨，但身体消瘦了，面白如纸，二十几岁的人，现在只剩一副骨架。

1928年腊月下旬，年关将至，他的长子陈有秉和爱妻提着柑桔、鸡蛋、香肠到狱中探望他。他们母子走进牢房，见陈一人坐在稻草上，脚上戴着沉重的脚镣，有秉一声“爹”扑上去就哭。他的爱妻也一旁嘤嘤啜泣：“他爹，看他们把你整成这个样子！”

陈海涛见妻子前来看望，高兴地笑了，他拉着有秉和妻子的手：“你们还好吧？爹怎么样？那里有板凳，坐坐。”他慢慢站起来，拖着脚镣与他们坐在一条板凳上。

他的妻子竟嚎啕痛哭。他们默默地坐着，半晌无一句话，海涛在品味这一时的温甜。

海涛抬起头，眼里闪着泪光：“为人只要光明正大，怕什么？唉，怕只怕乡亲们遭殃受罪！”稍停片刻，他对妻子说：

“你在家要好好照顾几个孩子，孩子们长大了要读书学本领，将来打土豪打贪官污吏，人民才有好日子过。贪官污吏骑在人民头上，太不讲理，只有跟他们斗我们才有出头的日子啊！”

妻子直点头，有秉听得非常入神。时间过得好快哟，管门的衙役进来催他们走，临走时，他妻子含泪说：“下次我把兰儿带来看你。”

1929年农历正月初十，天下着雪，北风呜呜惨嚎，远安城内军警密布，大街小巷戒备森严。清晨，衙役敲着锣沿街叫喊：“今日枪毙共党，黎民百姓要安分守纪……”“光光光

……”老百姓的心都碎了。

九点，刽子手们先拉出了共产党员叶发秀、苏普成等四人，将他们的上衣扒光，然后五花大绑押上街。

陈海涛知道他们是要下毒手的，他今天在牢内已发现情况有些不对，就将白内衣脱下来，然后咬破右手食指疾书：“革命到底，志士仁人！”八个血字，写完后穿在身上。当刽子手喊他出去时，他将一件白毯子披在身上，昂首阔步走出牢房。刽子手们一轰而上，扒掉他身上的毯子，将他死死地捆紧，押上街，这时他镇定自若，视死如归，大步走在街上，连声大喊：“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万岁！”

声音在寒空中震荡，人们掩面而泣，刽子手们慌了手脚，赶忙在地上捡白菜菹子、马屎往他嘴里塞，他仍坚持喊，直到塞满为止。

西门河畔，沮水呜咽，北风嚎啕，满城父老悲痛万分。远安县党的创始人、大革命时期农民革命运动的领导人陈海涛同志和他的战友们被敌人枪杀在西门河畔。

他死时年仅28岁，他短暂而光辉灿烂的一生如日月长照人间！

张汉千卖谷买枪

· 胡延雄 ·

1926年9月，正是金桂飘香，稻穗成熟的季节，辛苦了大半年的庄户人家，人人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神色。可是担任县农民自卫团团长及北乡农民协会主席的张汉千，却紧锁双眉，忧心忡忡，整天忙进忙出，东跑西颠，难得见到一点笑容。

这也难怪，张汉千遇到了难题。

作为县农民自卫团，主要任务是保卫农民运动，消灭反动劣绅及土匪武装。可眼下自卫团百多号人，却没有一支枪，尽是大刀、长矛和土铳。光凭这些破铜烂铁，能战胜敌人，取得革命的胜利吗？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买枪，可买枪又哪来的钱呢？富户有钱不愿出，穷人愿出又无钱。他想来想去，一筹莫展。

这天，他在外面忙完回来，又坐下虑谋买枪这件事。他七岁的小伢子从外面跑进来，缠着要爹给他煮饭吃，说肚子饿了。张汉千没好气地一把推开小伢子：“快滚到一边玩去，哪还有米煮饭吃，等会叫你妈拿几个野菜粑粑给你吃。”小伢子不依，哭着吵闹：“我们家仓屋里还有那么多谷，怎么不碾了

煮饭吃，去叫我吃野菜，我不吃了！”

“谷！”张汉千心中蓦然闪起一个念头：把这些谷卖了买枪！可转念一想不禁又犹豫了，动用这些谷可不是小事啊。他不由得回想起八年前与妻子结婚的情景来。妻子家境贫寒，父母无钱为女儿操办嫁妆，可婚姻是人的终身大事啊，再穷也不能太屈了女儿呀。父母一合计，咬咬牙，把家中积攒几年的几十担稻谷作为嫁妆，陪嫁到女婿家里。新婚夫妇“三天回门”时，丈人文母一再叮咛张汉千：“受苦人最怕断粮饿肚子，挨饿的滋味你也尝过。陪嫁的几十担稻谷那可是防饥粮、活命粮，不到紧要关头，千万不要抛洒了哇！”张汉千唯唯连声，表示谨遵教训。婚后多年来，这批谷子未动过一颗，每年都用新谷替换，并逐年增加积累。全家人过的却是“糠菜半年粮”的苦生活。目前这批谷子已积攒到一百多担了，要把它一下子卖掉，给自卫团买枪，怎么给妻子商量呢？将来又怎么去见丈人文母娘呢？

张汉千左思又想，终于硬着头皮，把妻子找来，和颜悦色地跟她商量卖谷买枪的事。妻子听后反问道：“我们家地也不多，分家后只有十亩田，产量又低，一家大小过得紧巴巴的，一旦遇上灾荒，怎么熬得过去？”张汉千拉着妻子的手，望着她那愁云密布的双眼，推心置腹地说：“反动派不打倒，我们永无出头之日，永远要受苦受罪；只有推翻了这个黑暗社会，穷人坐了天下，那就会苦尽甜来，越过越好……”他的妻子也是个深明大义的人，几天后终于同意：“你都拿去卖吧，只当没有的，爹妈那里，我替你去挨骂！”

几天后，张汉千怀揣着一大包卖谷的钱，同自卫团副团长徐玉之找到了当时驻扎在远安的国民革命军暂编十五军第三路军团参谋长兼代理县长张绵祐，帮助买了十几支“汉阳造”和几